

●白涛 / 诗篇

各拉丹冬的冰川

(组诗)

不能拨的电话号码

打开手机，
按键翻出你的号码。
望着这个早已烂熟的我却不能拨的号。

就像孩子在商店橱窗外徘徊——
张望那些玩具。

咬着手指，不舍离去。

茉莉花开

那一朵，镶嵌于岩石之上的浓香。

是你呵！
静静地，入睡于千年之前。
我求遍天涯，噪音嘶哑。
我求来生，我求前世。
我求上苍，
送我们三分明媚，七分温暖。
我求你的鲜艳，
苏醒于今晨。
我求，给遥远的道路，
立一个终点。
我求，为美丽的花朵，
许诺无数个春天。

梵高的向日葵

爬上最高的高楼，
眺望最远的远方。
远方有一棵探忠诚的向日葵。
一瓣瓣金色花朵，正仰望着太阳。

这可不是夏天呵！
这正是冬季。
它们是梵高的向日葵，
永不凋谢，永不枯萎。
热情来自于太阳。
根须像老人。
执着取自于土地。

我与你

我是旗
你是钢制的旗杆
你是尺
我是笔直的线
我是瓷
你是窑膛的火
你是田
我是干旱的田
你是梦
我是不愿睁开的眼

我是太阳派来的
轻托你额头
洒落阳光
你是蓝天派来的
携我的手
云间漫步
你是狂风派来的
扶我的肩
飞越荒原
我是大海派来的
冲向陆地
永不疲倦
你是守卫海岸的礁石
圣洁的身躯
已屹立千年
我是崖边迎风的海鸥
喉咙的嘶鸣
你可听见
我
追寻世界
望不见你
我走进混沌的黑夜

我看见
旗杆与旗
紧密相依
迎风耸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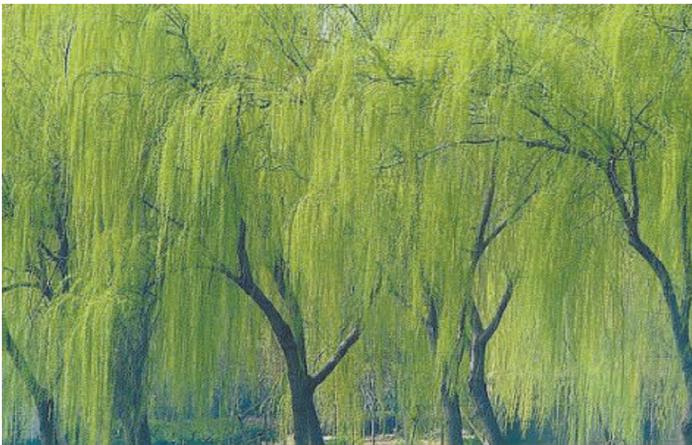
各拉丹冬的冰川

大树太大，
小草太小。
一瓣绿叶跳不出生命的舞蹈。
天边有什么？
莫非贮藏了很多风、雨、云、雪……
他们是听众吗？
太阳是指挥吗？
谁能告诉我？
那来自天边的温暖，
怎么总是一树的花瓣，
一夜凋散。

日子久了，心倦了，
有没有幸福的源泉？
能像各拉丹冬的冰川。
纵使融化，
可否再慢一慢，
慢一慢，
慢一慢，
像各拉丹冬的冰川，
融化上上万年。

●杨法重 / 人间亲情

我的父亲



父亲，此生我所最敬仰的、最对不起的人，就在2002年4月2号走完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您没有遗言，卧床数年，昏迷多日，靠点滴维系。我因工作原因，未能守在床前。记得那天我正在高速公路边植树，大哥的电话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击打着我的心灵，我的心一下子跌到了低谷……一路颠簸摇动，一路雾霭沉沉。泪眼看到车外柳树发绿，桃花泛白，我禁不住热泪滚滚，痛哭流涕。当我赶到家时已按照家乡风俗，父亲着寿人服饰，面目慈祥，静静地躺在当屋的木板床上。那一刻，我大脑一片空白……

再有几天，就是父亲的祭日。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母亲也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就像蒲公英的花絮飞离了故乡，飞离了父亲和母亲长眠的地方。许多时候，只有父亲母亲相互陪伴。空中的百灵鸟，偶尔会在您的周围盘旋，荒家边的野菊花则永远守护着您。

父亲，1921年3月21日出生于农民家庭。一生务农。解放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当过大队保管、会计、副支书、支书。父亲的一生光明磊落，乐观豁达，坚忍不拔，虽然没有取得显赫功名，但活得实在，活得充实，活得坦然，活得无怨无悔，活得圣洁而纯净。一生辛劳，充满着奉献，平凡中显示着伟大。

从我记事起就是“文革”年代，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父亲在大队当干部，总是忙里忙外。由于我们兄妹多，父亲有时在工作时间还要到家里干些家务。由于当时政治环境、居住环境都不太好，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

●王保成 / 山阳风物

山阳城与藏梅寺



古修武也即古宁邑，其境域包括今天的修武、获嘉两县和焦作市区全境。秦时，初设县制，只有一个修武县，到了汉时，分为修武和山阳两县，从此山阳县与修武县并存700多年，直到北齐天保七年(556年)，山阳县并入修武县。

有县就有县城，山阳城遗址在焦作市城区东郊，在修武县城西约十七八公里，过去的新济公路，就沿着北城墙穿城而过。两千多年的城垣，颓废得像一道年久失修的土墙，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新济公路改走丰收路后，原来的道路路为建设路东延的一部分。早在1963年，这里就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后，政府对城墙采取了较好的保护措施，原来被道路冲开的断面，被用砖石包裹了起来，并在西城墙北端建立了保护标志。

其实，山阳城的历史要比设山阳县的历史悠久。《史记·秦本纪》记载：“将军鞏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邱、山阳城。”之所以在这里设城，是因为这里地处车马大道要冲，西扼秦

谋，遇事不慌，碰到困难只要有勇气、临危不惧，就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啊！

父亲性格倔强，母亲脾气不好，我们兄妹又多。在那缺少吃喝的年代，父母经常吵架。我记得两个人吵了嘴，能几天不说话。吃饭的时候，母亲就让我去叫父亲。父亲默默地吃完，也不说一句话。父亲、母亲有时候吵得厉害，父亲就会离开家，到周边的集市上赶赶会，转转圈。还会买上半斤筋骨条和一些水果糖。父亲只吃一个，把剩下的全拿到家。当我闻到香味、甜味的时候，就知道父亲回来了。还有一次，父亲又和母亲吵架了，父亲一气之下，身上发烧，就生病了。母亲给父亲熬了碗姜汤，想让父亲喝。我当时很紧张，怕母亲端给父亲时，两人再吵架，就拦住母亲说，“让我端吧。”母亲把我推开，自己端过去。父亲接过碗，喝得干干净净。此时我才明白，他们心中也有爱啊！

父亲曾很自豪地跟我说：“论打算盘，白庙村没有谁比我强。”父亲教会了大哥、二哥、五哥，就很想把这本领传给我。父亲教我背口诀，教我三变六，四变八。但我始终不能让父亲满意。后来父亲教我乘法除法，而我真的不开窍，怎么也学不会。父亲也有些失望，生气时会很灵活地“啪啪啪”打个“凤凰展双翅”，嘴里还会说：“这有啥难的，你的哥哥都学会了，你怎么就学不会呢？”父亲又教我一段时间后，便问我：“你到底想学不想学，如果不想学，也就不难为你了。”当时我想，父亲是希望我说“想学”，可我却低着头说：“我真的不想学。”父亲无奈地摇摇头，就再也没有教我打算盘。但父亲却用失望的目光告诉我：“小重不如他的那些哥哥。”

在那凭工分分口粮的年代，由于我们累手大，缺劳力，像我们这样的缺粮户，家里闹饥荒是很正常的事。孩子嗷嗷待哺，等米下锅，常常难倒父亲，父亲有时会安排母亲尽义务为生产队补麻袋。上百条麻袋，一补就是半月二十天，母亲有时会很不耐烦，父亲就会说：“补吧，补完后再把麻袋底搜和搜和，兴许还会搜和出点粮食呢。”就这样，母亲一季下来补麻袋还能补出十斤八斤粮食。父亲，为

了养活我们，您真是用心良苦啊！记得那年暑假，我到村北责任田干活，几个群众围过来问我：“你是读书人，你说毛主席的话对不对？”我不假思索地说：“当然对了。”“那你说现在苏联还是咱中国的老大哥吗？”我一阵茫然。回家后我把我的困惑告诉了父亲，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还需要读书啊。”您随手把一本刚从乡政府领来的《邓小平文选》拿给了我。父亲，现在看来，您拿给我的不是《邓小平文选》，而是您的聪明才智啊！

父亲走了！我知道您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都说是天堂，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很想知道，天堂里是不是大集体？搞不搞“运动”？有没有生产队？您需要干私活的时候，怕不怕别人说闲话？那又有谁为您关上那扇小街门呢！

父亲走了！我很想念您，不知道您还会不会时常跟母亲吵架。您生气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母亲身体又不好，谁给您端碗姜汤呢！

父亲走了！您一生贫困，没有吃过一顿肉，您生气时，会到集市上买半斤筋骨条和一些水果糖，自己吃一个，剩下留给我。现在我想加倍偿还您的爱，让您体会您现在的好生活。但是不可能了。您已经走了！

父亲走了，带着一身的疲惫走了！您把“空城计”中的哲理留给了我。现在我想打开电脑，让您看看易中天的《品三国》。但是不可能了，您已经走了！

父亲走了！我会在您的祭日对您说，“不学打算盘，我很后悔！爹，对不起！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学会乘法。儿子让您失望了。”

父亲，是您周国鑫的百灵鸟，就是您的儿子。它会永远停留在您的身边，为您歌唱那首好听的歌。

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父亲是我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几粒养大。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儿长大后，山里的儿子往外走，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循循叮嘱。

盼儿归时，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

都说养儿能防老，可儿在异乡，山高水流。

都说养儿为防老，可你再苦再难不张口。

儿子只有轻歌一曲和泪唱；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法明寺，藏梅是其古名。道光《修武县志》在“金石志”中两处提到藏梅寺。一处是“藏梅寺山阳令荀祖造像碑”，为道光年间修武知县冯继照发现，并考证为北魏年间之物。这通造像碑刻有荀祖欢夫妻的模样，并标有荀祖欢妻子的名字“卫阿奴”。一处是“藏梅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碑”，也是冯继照发现，根据碑中“大唐怀州修武县”，“开元二年”，“仪凤元年”等字样，断定此碑为唐碑。我之所以要寻找藏梅寺，除了这些古碑吸引着我，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充满诗意的寺名——藏梅寺。既名藏梅，这里一定和梅有关。可以想象，这是一个何等幽静高洁之所啊，几间大殿，数楹僧舍，三五株梅花倚墙而栽，或红或白，疏疏淡淡开在枝头上，这哪是修行，分明是诗意地栖居啊。

我边走边问，在村子的正中水塔下，果然找到了藏梅寺的旧址。只是这藏梅寺完全非我想象中的藏梅寺。旧寺早已无存，新建的几间民房样的屋子权作安神之所。我怀疑此处非藏梅寺旧址，但所谓的大殿上“法明寺”三个大字匾额，打消了我的疑问，三圣殿前一通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重修法明寺大佛殿中佛龛金妆神像碑记”，更是印证了藏梅寺就在这里。重修碑上字迹大多蚀坏，前半部还可略读，从中可知，原藏梅寺在城内偏东，金代大定年间迁移到今天的位置，并改称为法明寺。我在这里找不到旧志上所说的造像碑和经幢碑，寺院里的人告诉我，焦作市博物馆保存有藏梅寺的古碑，大概就是这两通碑吧。

寺院的简陋，不免让我心生几分遗憾。我不知道，如今的藏梅寺，是否还可以继续安放人们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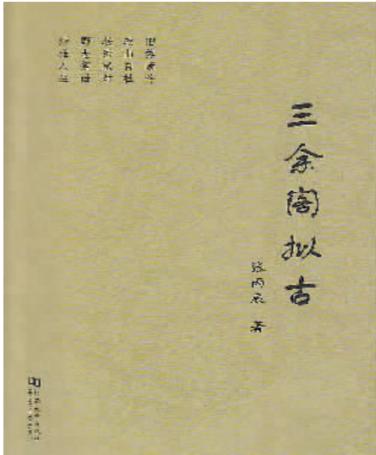
骑着车子，离开了藏梅寺，离开了山阳城。路上，奔跑的风景在眼中掠过，山阳城与藏梅寺，屹立历史

的影子，也在现实的影子里。

(本版图片均来自本报资料库)

●张丙辰 / 新书过眼

《三余阁拟古》跋



编者：张丙辰新著《三余阁拟古》一书近日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为《三余阁拟古》一书作者自序。

余幼时即好古，尤以旧体诗文为甚。祖辈虽不算诗礼簪缨之族，但亦耕亦读，在当地小有文名。十余岁即熟读名著，一本石刻本绣图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常置枕边。囫圇吞枣亦惬意，情寡未开诗窠开，其间诗词几乎全可成诵。章回题目尤让人一吟三叹，齿颊生香。“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等。意未甚解，但骇俗惊心，叹为观止。受此蛊惑，遂以为天下唯读书为第一等事发，发愤穷毕生之力读尽天下诗文。

然多情自古空余恨，好梦由来最易醒。诗文迷梦在余十岁时戛然而止。神州履劫，文化遭难，屑小之徒在革命旗帜下大售其奸。一日，大旗猎猎，锣鼓喧天，涌来满院红袖箍。红男绿女冲进房间翻箱倒柜，把一卷卷黄色网纸夹层石印线装书弃置当院。可怜一炬，顿委焦土。另有身手矫捷者，登上高梯，舞动铁锤，向中门门头上一群好汉踏歌远去，挥师别处。余瑟缩于墙角，听着一个身披鹤氅的体面人振振有词：“这四字很反动！”

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锣鼓响处，如遇旱蝗，草枯叶落，地净场光。自此乡间除了语录本、红五卷、样板戏外，其余均为封资修黑货，皆欲涤而荡之以后快。怎奈少年情怀始开蒙，欲禁不止，欲罢不能，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日课之余，仍对千百年前古诗文念念不忘。所幸天道不欺，百密尚有一疏，网约合围中亦有潜漏之鱼。某一天于外姓人家窗台上，窃得一古诗选本。封皮发软，书角卷起，陆绩怀橘一般揣入怀中，于如豆灯光下，鸡鸣犬吠声中，读兹品兹，如醉如痴，旦且通晓，不知东方之既白。当此时也，斯文扫地，读书成危途；逆势而行，毕生落陷阱。读书人反成娄阿鼠，行色诡秘，迹同窃儿，既不可持卷示人，又不敢大厅弄弄。嗚呼！美丑错位，黑白颠倒，道溺文斲，胡为底止？

天不灭曹，青眼终开。浩劫十年终告罄。余参加高考幸为新乡师专录取，得以登堂入室，亲近斯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情状与杜郎金榜题名之得意，何其相似乃尔？但困顿人家，劫后余生，国恩浩荡，赐余良机，得尽展采之思。敢不肝脑涂地，报效天恩？故余自入校之日起，日排杂念，兀自发愤，既不敢放荡春风，亦无暇蹈花紫陌。唯有在清冷寒夜，于小园香径上，临水亭台中，游走偷光的剪影，披迎苦吟的晨风，直吟来东霞灿，旭日初升。

余当年曾受庭训，二爷爷在柳圈椅上吟出一联：“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滋；为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日有所亏。”不惟自善门、杜恶根，而且其理甚新，其词甚工，其旨甚远，以是刻骨铭心，毕生奉为圭臬。及至入高校，方知此类人生警语，在明清文人进德修业典籍中所在多有。菜根谭禅语佛性，幽梦影指点人生，呻吟语阐发玄奥，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增广贤文，集古今大成，说人生智慧，谆谆劝善，言言警心。句句金石，字字珠玑。如此智慧宝库，处事经典被有意冰封雪埋，人性之残忍、凶狠、奸诈、无耻便如脱缰野马，易放难收。三十年来，余对此类人生经典异常偏爱，反来复去，熟读成诵，晨吟暮省，未尝有辍，于自身德业大有裨益。

余作旧体诗起步晚，自知昆池水浅，积淀不厚，唯恐出手露拙，贻笑于大方之家。2004年，余任职教育部门，教改发端，百事待举，力行新政，亦无非照猫画虎，即引发无端攻讦。心神交疲，如历炼狱，偶有所感，不敢敷衍成韵。虽然平仄不谐，格律欠工，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余作诗不求闻达，自娱自乐，拈字唱和。兴来词自胜，酒后语犹颠。隔时检点，择要留存。闲来展读，犹当自慰。对人对国无害，于身于心有益。于是乎一发难收，吟诵读写，手口并用。韵联散骈，齐头并进。执著之状，何异中举范进；迂腐之态，恰类咸亨乙己。常为吟成好句而彻夜不眠。诗心凝处儿呼夜，夜深深时妻屏灯。致使家饭未熟，三餐失序。每有得意之笔，禁不住摇头晃脑，抑扬有声。妻责我迂腐之极，噪声污染，我依然自得其乐，不改初衷。

因而便撰成了这卷《三余阁拟古》。望文生义，“三余”乃自从前贤名言中偷来，冬为岁之余，夜为昼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也。此三余者，鸡零狗碎，人人皆有而多为所忽。倘能珍惜寸阴，善加利用，自当集腋成裘，攒成大块。“拟古者”比照模仿之谓也。意即眼高手低，比葫芦画瓢，一来可表诗文之陋，二来可逃方家之讥。

嗚呼，花甲在望，感慨良多。生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人生百有，哪得三万六千日之乐？但俭点平生，宦海无大风大浪，声名未大红大紫，人生无大起大落，遭际无大悲大喜。小善亦有，大德乏陈。唯寄情诗书，乃平生第一嗜好。旅馆题蕉，客途惊雁，伏枕处独对春山，开轩处喜见白雪。当此时，最宜思、最宜写、最宜吟、最宜咏。执卷在手，灵魂与古人晤对，心思与圣贤相契，总觉得洗尽俗肠，唇齿留香。所以磨穿铁砚，坐残冷月，恒兀兀以穷年，乐于诗文而不疲者，因其养性怡情，愉悦身心故也。放眼浮世，欲成一事，其间牵缠缭绕，荆棘多矣。唯有诗文事，一人闭户，清赏已足。既不惹上峰不满，同僚猜忌，部下检举；又不致婆媳勃谿，姑嫂斗法，兄弟鬩墙。多年来，自知为官心拙，无心于公门奔走，却好通红生坐，于象牙塔中寻章摘句，偶有所得，喜不自胜，欣欣然寄赠于友人。至于诗词格律、平仄、对仗，自当精雕细琢，力求其工。但求正亦当容变。我以格律冠之而不遵，其病在我，我未以格律名之而见责，其苛在人。格律之于我，如是而已矣。

摘笔之际，想及黛玉焚诗一段词，这首诗，“不想玉堂金马登高第，只指望高山流水遇知音”。哀感顽艳，其情堪悯。但是余既无高登之意，亦无知音之求。所以比潇湘主人少了若干烦恼。自知诗文浅薄，其间多有瑕疵，无论诗意和格律都难入高人法眼。小志区区，纯属自爱，谅大雅之士必不讥我。